

目 录

一、李自发其人其事.....董涵荣 (1)

二、我所知道的八二军医务工作发展概况.....刘 俊 (2)
张成祥

三、~~涇源县~~教育基金始末.....祁 安 (5)
林生福

李自发其人其事

董涵荣

李自发，字新民，生于一九一零年，卒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参加西北五省农业考察工作，后与他人合著《西北农业考察》一书而初露头角。又曾在甘肃临洮创办农业职业学校而渐有名气，一九四三年返乡创办实业，任湟源县振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解放初（一九四九年九月）出任湟源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一九五〇年十月调省农林厅农业科任科长，一九五五年调畜牧厅工作，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八宝农场劳教，一九五九年调德令哈劳改农场，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患胃痛，病故在湟源家中。

一、求学南京

自发祖居青海湟中共和乡转嘴，其父辈迁居湟源县城后以煮“醪糟”酒为生，幼时家道贫寒，而自发学习勤奋，在湟源县每小学堂读书时，同学戏称“零醉醉”，然成绩名列前茅，一九二六年毕业后考入西宁简易师范。

一九三零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由马福祥任主任。马福祥号召边疆学生入京上学，因而青海学生纷纷赴京求学升造，一时间，在西宁各中学，西宁师范学生中形成赴京求学热。青海、甘肃、西康等边疆地区蒙藏学生去京者颇多，均住在当时成立的甘、

青、宁会馆候考。于是蒙藏委员会和南京、驻京办事处共同建议中央政治学校另设蒙藏班以招收边疆的来京学生。李自发先我半年到了南京，由班津驻京办事处处长朱福安喇嘛推荐，考进中央政校蒙藏班。

蒙藏班设置在南京中华门外玄武湖东、燕子矶旁，住于风光秀丽的长江南岸，三年学制，全系公费，吃住穿均与中央政治学校相同，待遇十分优厚，令人羡慕。该班招收边疆地区学生共八十余名，其中青海学生三十余名，分农、牧二专业。和李自发同时入学的温州籍学生有朱庆、张元彬、秦万春、李自奋、韩宝善、谈明义七人。

一九三二年，由于李自发与同学吵架而违反校规，被校方开除。当时，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唐启宇应聘在蒙藏班讲课。李自发与唐熟识，遂由他介绍推荐，转入金陵大学农业专科就读。遂与我成同学，于一九三四年暑期毕业。

二、临洮办学

一九三五年，自发经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安汉介绍，由农垦部派遣，跟安汉在“开发西北”的高潮中赴陕、甘、青、宁、绥五省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农业考察。并与安汉教授合著《西北农业考察》一书，约六七万字，为《开发西北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该书的发表使自发在西北小有名气。当时甘肃临洮地方耆绅杨明堂老先生与其弟杨景周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舍家私为地方办学，在当地颇负威望。他们为办学热诚招贤，而李自发毕业于金大农科且已小有名气，故为杨景周邀

约。1937年自发考察已毕，正有独创事业之雄心，因之便欣然应邀，杨明堂先生家乡唐泉镇选定校址，积极筹办农业职业学校。

唐泉镇距临洮城南二十里，校址依山临泉，四周林木葱茏，风景优美，与唐泉小学比邻，杨氏兄弟出资，邀地方士绅曹贻培等兴建校舍，共建教室九间，学生宿舍十间，办公室三间，建成后，定名为临洮农业职业学校，学制规定：收取小学毕业生，三年毕业。

自发为办学积极奔走，通过其结识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馆长杨琦宝之关系，争取中英庚款七千元为正常经费。不仅如此，他以积极的活动能力多方联系，求得各方面的支援，他通过我，取得了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的大力支持。辛树帜看了由我撰写的李自发的求援信后，他不仅答应捐赠临洮农校一套仪器标本，上千册图书，还委派我以西北农学院院长驻临洮农校代表的身份带一名教师长驻临洮工作，明确表示将临洮农校当做西北农学院的附属学校看待，指示我以临洮农校为依托，负责西北农学院每年之招生、采购畜群，调查研究等工作。但我和随去的一名教师的工资仍由西北农学院开支。

一九三八年，我携带图书、仪器、标本来到临洮农校，自发十分高兴，让我担任教导主任，他采纳了我有关办学方针的主张，即原则上执行中央规定的教学大纲，但内涵陶行知先生办晓庄师范的方针精神，提出‘学用一致，知行一致，手脑并用，新读并举’的

宗旨。学校上午讲授文化专业知识课，下午劳动实习。以徽山书院占地二十亩作为实习农场，以油茶滩旧有林场三十亩为实施林场，以校址所在东山作为水土保持实验基地，耕地全由学生耕作劳动。办学经年，成绩显著，临洺农校名声远播吸引各方人士来校参观。学校还从西北农学院延聘曾留学法国的园艺专家王学书教授前来授课。延聘的教师都是大学生，教学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

各界人士的赞誉声，引起了甘肃省教育厅的注目。一九三九年官方将党团组织注入学校，成立了三青团区队。甘肃政训处又派杨家骥为军事教官。对此，李自发表示不以为然，态度冷淡。一九四零年初夏，李自发奉甘肃教育厅之命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时间约五个月。其间，甘肃教育厅明令将临洺学校改为省立。同年九月自发受训回来不久，教育厅另派中央大学畜牧兽医学系毕业生，青海湟中人李鸿璋为校长，戴亚英为教导主任。李自发被迫于一九四一年初离开了他亲手创办的临洺农校。卸任后他先后去甘肃财政委员会任课长，以及在兰州高级职业学校任教。前后时间不过二年。

三、回乡办实业

一九四三年三月，李自发因家中父兄相继病逝，留下幼子及老母无人照料，再加上他因得罪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煽动一些人排挤攻击暗中监视。遭受打击后的李自发便离开兰州返回家乡。

途经西宁暂住时，由其姐夫富商杨希廷介绍认识了湟源巨商张

泰安。意欲劝其脱离公务转而经商。此时，张泰安在西宁办一毛织厂，经营粗毛线毯与裁毛褥子等，张亦劝自发经商或办工厂。当时正值抗战艰苦阶段，平津华北华东大部地区沦陷，生活物资极为匮乏，湟源在当时为海藏咽喉要地，皮毛资源却极为丰富，自发又萌生振兴家乡实业，为家乡出力之念。湟源商人在当时皆有与文人知识分子结交而显其风雅之风尚，对知识分子颇为尊重，而知识分子也愿与绅网结交。既可得利又可进入绅士之列而显其贵。自发由于屈志未伸，在甘肃办校又受打击而心灰意懒。欲在家乡办实业又苦于手无分文，因之。当张泰安邀李自发为经理在湟源办实业时一拍即合。后由张泰安牵头，几经筹划，由廖需廷、石殿峰、张泰安、李增荫、余选清等以及湟源各大同号入股投资。马步芳官办的德兴海亦投资白银5000元。总投资额约折合法币3亿元左右。办起了以张泰安为董事长，李自发为经理的‘振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皮毛制品。主要生产褥子、毛毯和皮鞋。招收工匠百人左右，公司分别在西宁、大通、湟源设门市部各一处，另在湟源经营车马店两处。虽然多年经营，但由于重重影响，企业并不景气。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湟源解放，李自发才结束办厂生涯。

在此期间，李自发本人生活一直较为清苦，据他自己讲，只为振兴家乡实业，无意个人发财。据他人猜测可能是由于战争期间经济波动大，办厂受影响。二是受马步芳办企业压力，生产不大景气。三是

生产方式较为原始落后，盈利不大。故而他个人收入并不多。其妻晏芳也只得靠教书来补贴家用。

五、投入人民怀抱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青海，西宁解放。湟源国民党政府官员皆仓皇逃走，马家军溃逃之散兵路过湟源，城内秩序极为混乱，溃兵即大肆抢掠一些百姓也趁机哄抢仓库店铺，李自发所办的振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未能幸免。两三万斤羊毛被抢劫一空，生产设备也遭严重破坏。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李自发与当地绅士张树然、回乡的军官谢万祺以及王永安等人组成地方维持会，暂时竭力维持治安。安抚民众。九月二日，维持会派李自发等人代表湟源百姓赴西宁迎接解放军。省军管会负责人张世声接见了他们，交谈之际了解了李自发的出身及资历等情况。九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二师四团奉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司令部的命令进驻湟源接管县政权。李自发随军前来，他作为湟源各界知名人士代表，被任命为湟源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

随着人民的解放，自发也得到了新生。他以新的精神面貌、百倍的精神和热情，投入了人民政府工作。自发熟悉县情，办事沉着稳重而效率极高。他积极协同军官委派人员和中共湟源县党委冯峰正书记很快摸清了情况，恢复了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人心，并为以后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巩固社会治安作了大量的工作。记得当年

十一月初，我刚刚从兰州回到家乡，他便来找我，让我去恢复因校长逃走而瘫痪的湟源职业学校（现湟源牧校的前身）。九日事竣到后，立即恢复了学校正常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自发调任青海省农林厅农业科科长。到任后，他精神焕发，勤勤恳恳地工作，足迹遍布全省各农业以及主要农场。直到一九五五年。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这段时间是李自发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最光辉的一页。在旧中国，他不管是办学校还是办实业，虽竭尽全力，但终不能如愿。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的领导，却给他带来了实现抱负的希望，使他有了用武之地。

六、病逝家乡

正当李自发在充满阳光的大道上为实现自己在旧中国未能如愿的抱负奋进时，不幸的命运又将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

一九五五年三月，曾和他一起在南京求过学的同学王英章被捕审查，他检举李自发是国民党特务，理由是在南京一个特务机关的门前他曾见到过李自发。于是自发便被集中审查。经过九个月的调查核实，因无此事实，遂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一九五六年调到畜牧厅工作。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送祁连八宝农场劳教。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被送到八宝农场劳教。在生产办公室工作时，他已在那里工作，分管农业规划工作。一九五九年三月，他调

到省农垦厅，被派到德令哈农场搞规划，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因病重被送西宁住院后回家治疗。

李自发在德令哈农场搞农业规划工作时，还在潜心研究选种育种工作，并培育出了名为“德农44号”的小麦优良品种。品种经过鉴定以后，农场还奖励他现金六十元。

一九五九年，中国大地上浮夸风正猛，海西赛什克农场小麦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消息震惊全国。不久，中央农业部曾派了一个农业专家代表团到海西考察。代表团路过德令哈农场，偶与李自发交谈。了解农场情况时，发现李自发的专业才能。第二年，代表团回到西宁逗留时，偶然听说刚刚筹建的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农业专门人才奇缺，便推荐了在德令哈劳教的李自发，研究所一查档案，发现李自发并不具备右派的实际条件，便通过畜牧厅建议给李自发予以甄别。一九六一年初省民政厅向农场发函，调李自发到研究所工作，但是农场方面却未予放行，并动员他继续在德令哈工作。一直拖到三月份，当研究所派车专去德令哈接李自发时恰好李自发因病重被送往西宁治疗，两车恰好在半道错过。

在省医院，李自发被诊断为胃癌，作了胃切除二分之一手术。因胃癌已到了晚期，出院不久，癌又扩散，便无法医治，剧烈的疼痛常使他大汗淋漓。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自发终于结束了他的痛苦，闭上了眼睛。

七、自发其人

解放初有人认为李自发是地下共产党员，认为他来湟源办振兴实业有限公司不过是以职业作掩护搞地下共产党活动的，是为迎接解放军作准备的，不然何以能当第一任县长？但是一九五五年的肃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李自发成了历史反革命、右派以后，人们不禁诧异了，觉得李自发不可捉摸了。

据我所知，李自发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对动乱的时代，有报国之心，爱国之情，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识，他上过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当然是国民党党员，那只是为了求学而已。在甘肃临洮办农校时，由于党团注入学校，他作为校长成了当然的三青团区队长，并奉命去重庆参加过中央训练团。他即是国民党党员，但是据以后表现来看也只能算个国民党内的‘不坚定分子’，而绝非忠诚信徒。

早在南京求学期间，李自发曾担任过《新青海》杂志社的副总编辑，并撰文攻击过青海的封建军阀马步芳。在临洮办农校时，对国民党三青团驻入学校不以为然。他的学生曾两次与派来的军事教官发生冲突迫使离开学校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的离开临洮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复兴社特务煽动排挤，在当时他曾和共产党人任立斋（此人当时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政府副主席）有来往。到湟源后仍和共产党人有过联系。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员马英江从甘肃来青海，其目的据说是摸情况和发展组织。马到西宁以后，即引

起了西宁公安三分局的注意而被叮哨。于是他跑到湟源找他的老师李自发。李自发留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又引起了湟源人的注视，眼看呆不下去了。李自发就亲笔给当时马步芳的官办企业八大工厂厂长马献瑞写了一封推荐信，大意说：“马是我的学生，前来青海谋生，请予照顾，为其谋一职业。”马带着此信到了西宁，趁机脱身回到甘肃。人们据此猜测自发是共产党员也事出有因。

在湟源办实业时，甘肃河州一张姓道人云游至此，听说李自发即和他结成密友，不仅留其在家居住，并每日陪他去湟源城各富户商绅家，为其扎坟地、看风水、观面相。这种反常举动曾引起同学们的笑谈。解放前夕，我有次去看他，见他买下了一所不大的院子，说是借债购置的。我问他为何举债置产，他却认为办厂就得和地方绅士们交往，而地方绅士中盛行“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无恒产”之说，于今置产，正是为取信于人，有利于事业之发展，即令将来无力偿还债务，有房子在，再买出去就是了。果然直到解放以后，李自发才还清了债务。纵观李自发的一生，其生活道路是坎坷曲折的。幼年的贫苦生活造成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同时又促使他刻苦地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青年时代在南京求学，他接受了民主新思想；走向社会，踏上生活道路以后，虽几起几落，但仍顽强求索，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夹缝中求生存，养成了他热情交友，办事沉着坚定的风格。完全接受了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

郑薰淘，致力于兴办学校，开办工厂，虽然奔走呼号，胼手胝足，依然惨淡经营孜孜不息，解放以后他欢欣鼓舞投入人民怀抱和人民一道获得了新生，热情工作。在安定地方，民族团结，活跃经济，规划行政等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以图实现在旧中国未竟的宏愿，然而由于政治运动的繁繁冲击，身心交瘁，终于事业未能即与世长辞，从这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在社会历史大变时期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自强不息，求新图治的精神风貌。

我所知道的八二军医务工作发展概况

刘俊 张成祥

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和十二月，先后分配到八二军医务部门学习和工作，对八二军医务工作的发展概况略有所知，现回忆记述如下，往事已久，记忆不清或错误之处，实所难免，请知情者指正。

一九四二年以前，八二军军医人员奇缺，当时全军只设军医院一所，规模小，设备简陋，军医人员中虽有一些高明军医，马海如、牛栋生、李长青、沈鸿山、高步瀛、耿子恒、陈旭、刘洋、赵德奎等，主要为少数官长服务，广大士兵的疾病医疗，实难顾及，团、营虽设有军医室的编制，都由外行充名领餉，军医室形同虚设，部队卫生医疗尚无系统组织，中下级军官及列兵健康更无保障。

突击培训、扩充人员

马步芳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扩军野心越来越疯狂，抽丁抓兵，部队编制日益扩大，士兵增多，医疗困难，这就越发暴露出缺乏军医是一个很大的薄弱环节。于是就采取突击培训，扩充部队医务人员，以应急需的办法。

一九三九年，青海省中山医院鉴于全省缺乏卫生医疗人员的实际状况，报经国民党内政部批准备案，由院长谢刚杰（日本岗山医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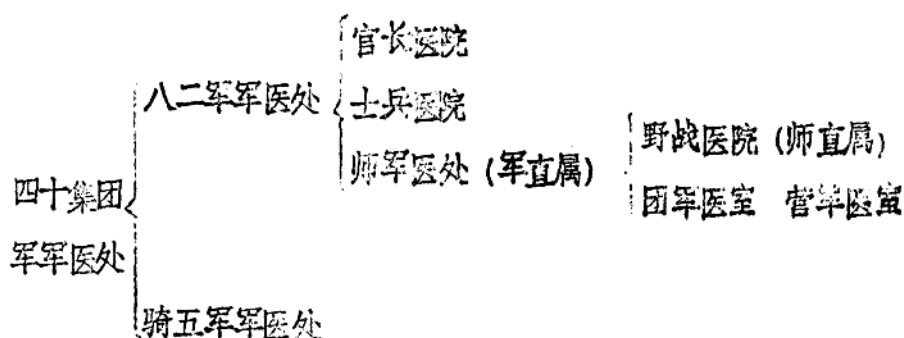
学毕业，获博士学位)亲自主持创办‘青海省医务人员训练所’，招收学员，培养医师，历时三年，于一九四二年六月结业。这是青海省建省后培养的第一批正规医务人员。这期学员结业时，马步芳即从中挑选刘俊、赵文森、袁国仓、范有吉、张广德、张伟、张梦九、耿发扬、宋凯等20名，充实到八二军医务部门，成为八二军医务骨干。不久，又将‘青海省干部训练团’的‘国医训练班’学员40多名，调到乐家湾成立了‘军医训练班’，增授西医课，经过短期培训，分配到各野战医院及部分团军医室。同年12月，又从昆仑中学高中班给八二军军医处拨给学生40多名，组建了‘军医训练班’由马海如任班主任，赵文森任队长，学习中西医课程，马步芳对这个班很关心，三天两头去看看问问学习情况，毕业分配时，给的军阶待遇很高，成绩在甲等以上的十名，均给少校(三等军医正职，以下全部给上尉职。当时有工令长，官阶低的老老军官们很不满意，但敢怒不敢言。

一九四五年，又将‘青海省医务训练班’的第二期学员调到‘军医训练班’，增授中医课，一九四六年结业后，大部份分配到各营任营军医。

军医系统的发展概况

一九四二年前，八二军只设军直属军医院一所，师、团、营名义上有军医室，但无业务人员，所谓‘军医室’实际上有名无实。

四二年下半年起，首先以从‘青海省医务人员训练所’调来的20名毕业生为骨干，组建了“官长医院”和“士兵医院”各一所，师的野战医院也开始搭架子，有了维型，尔后，又先后培养了三批医务人员100多人，陆续分配团、营充军医。直止1944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第四十集团军，下属两个军，而八二军的医务系统亦基本形成，其组织系统为：



40集团军军医处处长马海如 (少将) 兼八二军官长医院院长，八二军军医处处长陈枢，一百师军医主任兼野战医院院长袁国仓，骑八师军医处长高步斌。

解放后，八二军医务组织，随军溃散医疗器材亦丢失一空，军医人员流散民间，间有参加工作者，但多已改业或赋闲。

湟源县教育基金始末

祁一安 林惠福

湟源旧称“丹噶尔”地处边陲，文化落后，人不知书。至清雍正七年（1729年）丹地筑城告竣，为士民定居提供了条件，当时青海西部的茶马交易市场，亦由多巴移止丹地。商贾工匠云集丹城，人口逐渐居于城内外，在从商、务农、务工之余，感到“欲移风易俗，变化气质，莫先于读书。”遂有办学之举，乾隆九年（1744年）始有私塾，但时有时无，至五十年（1786年）由汉、回民吴自荣、王得梦、董理等人捐助，于城南及东隅创办义学两所，供弟子就学，义学经费则由绅民助资解决。

乾隆59年（1794年），刘之芳出任丹噶尔主簿，对地方教育极为关注，到职视事，于检查教育经费状况时说：“查所有生息银两仅止八十六金，权其子母，除甲寅（1794年）、乙卯（1795）两岁，致送两学束修六十金之外正余银二十七两一钱，实不足以供一岁之需。”鉴于教育经费紧张，刘即动员城内外铺商居民，量力捐助。地方商民亦欣然解囊，共捐助九八平元丝银二百三十一两二钱五分，纹银十九两，加之前存元丝银二十两一钱，元丝中换纹银，通共九八平纹银二百五十九两二钱六分，遂将其中二百五十两存丹城内外各当

铺，发商生息，当年即收息银四十五两，为了保证专款专用，特“设立印簿一本，现将存银数及每年应得息银、支用各数、随时登填，以备稽查”。并规定“印簿随当年行头经营，以免推诿。官吏及商民等，不得经手分文，倘有不肖之徒，私向当铺支取侵用，许地方商民勒令当铺照数赔出，以杜侵渔”。从而筹集了教育资金，保证了教育经费，使丹城弹丸之地，文教昌明，这就为丹城教育基金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笔基金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其间地方绅民累有捐赠，基金数量相应扩大。但到民国初，由于政体交革，基金走向无稽可查。

民国二年（1913年）丹噶尔厅改为湟源县。六年，湖南长沙人陈泽藩出任县长，陈氏“抚民以仁、持己以廉”，到任次年，即筹资新建第一高等小学，“落成之日，远近驰誉，旅客低洼者，咸谓甘省（当时青海尚未建省）小学中求建筑与其相伴者，几不可得”。同时将其先后两任六年中的民间诉讼财产，多经劝导当事人，捐助于教育基金，使教育基金逐年扩大。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基金总额达银元九千余元。

民国十五年（1926年）经朱绣动员，素来关心培养人材，主张积资办学的湟源商绅李潮庭慨然应诺，捐赠白银一万两，作为县教育基金。并即刻将白银送到教育局办公室，（即今一完校外东院北房），朱绣等当即邀请湟源头面人物及富商宦门，到教育局办